



跨越60年的相会

□舒德骑

怀旧,大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怀念旧情,大概也是人到晚年的一个共性。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略一迟疑,我回过神来——哦,打来电话的这个汪女士,是我小学时的同学。

算起来,自1965年从江津通泰街小学毕业,迄今已是整整60年了——真乃光阴荏苒、岁月无情!儿时学习生活的情形,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渐行渐远,而今不知是哪位热心的同学,竟会想起来组织一场同学聚会。

这次迟到的同学聚会,相约在滨江路一个茶馆。到了约定时间,陆续来了18位同学。大家乍一见面,都两眼含雾一脸茫然,还真有点“笑问客从何处来”来的情形——是呀,陵谷沧桑,时过境迁,大多数的人早已是面目全非了。

时光真似一个狡黠无情的巫师,不觉之间就将当年青葱一样的小伙子,变成了而今面皮打皱、步履蹒跚的老爷爷;不觉之间就将当年花蕾般的小姑娘,变成了而今满头白霜、体态发福的老孃孃。这些同学中,我还依稀能叫出名字的只有几个人;其余的则形同路人,

就是对面撞过也不敢贸然相认了!

弹指间,一个甲子过去了。当年离开学校后,大家劳燕纷飞各奔东西,此后便音讯渺茫。这次见面交谈起来,才知这些年来,大家为了个人事业和家人生计,或下乡种地,或进厂做工,或上天揽月,或下河捉鳖,尝遍了人间酸甜苦辣,见惯了人世冷暖炎凉。

聚会时,有同学拿来两张初中和高小的毕业照片。仔细辨认,我认出了小学先前的校长和主任,还有我们的班主任罗老师、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教地理的唐老师,还有只知姓但不知名的赖老师、袁老师等。

这些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罗老师,她虽是个残疾人,但知识面广,书教得也很好,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很严。特别在思想品德教育上,对学生的影响尤深。尤其是对我在写作上的鼓励和鞭策,更使我受益终身。

还有教地理的唐老师,他学识渊博,口头表达能力超强,讲课如同讲故事,生动有趣的典故和故事信手拈来,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接受了他传播的知识。我此生积累的地理知识,大都来源于这位老师。可让人唏嘘泪目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满腹经纶的教师,却不幸早年去世。

是啊,这两张照片中的老师,多半已驾鹤归西;几十位同学中,至少已有10余人英年早逝!

睹物思人,抚今追昔,真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万千!直到今天,我似乎才真正理解“人生如梦”“人生几何”这些汉语词句的涵义;直到现在,我才真正领会到年轻时曾读过的诗人李白《将进酒》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

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真正意境!

年少时,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而今到了晚年,才渐渐发现,其实童年时在课堂上汲取知识的时候,少年时与伙伴们在河滩上撒欢的时候,青年时在农村挖洋芋摘番茄庆丰收的时候,中年时在灯下读书写作的时候,还有曾经与相爱的人、有缘的人在一起说过的话、唱过的歌、流过的泪,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幸幸福福——因为幸福与否,就在于对生命的感悟和感觉之中,就在于人生经历中,不断采撷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痕迹,已成为个人永恒的记忆……

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今的我们,虽再无这样的雄心和壮志,但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尽其所能,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竭尽绵薄之力。冬天已经到来,那春天还会远吗?愿春风早度玉门,愿同学们早日奔向那广袤的原野和河滩,尽情地呼吸大自然的空气,拥抱明日明媚的春光吧!

同学们,处在这个难得的时代,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采石场的女人

□王世清

一把铁锤
举到生存的高度
一生的青春与爱
都种在石头上最柔情的部分

采石场的那个女人
她掀动着那些石头
就像掀动那些动情的事

她爱石头
她生个儿子
起名字也叫石头
她击打石头的时候
总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协会员)

春天的旋律(4首)

□殷贤华

春曲

摇摇欲坠的栅栏
被一排排绽开的花蕾推倒
满园的春,被放逐

锈迹斑斑的心锁
被一记春雷重重砸开
我向暗恋许久的春姑娘
正式表白爱

春心

太重不能飞
我只有一克的相思
翅膀必须是纯白色的
风必须听候我的号令

我要告诉全世界
所有的眼帘都打开
所有的心房都装满阳光

春离

阳春,村口的屋檐上
一只又一只鸟飞离巢
为啾啾待哺的幼鸟找吃的

这多像屋檐下的人
一只又一只飞离巢
为啾啾待哺的幼儿找吃的

一个朝着田野的方向
一个朝着城市的方向

春夜的病床

咣地一声天暗下来
在春夜,我潜进自己的身体
把每个关节的灯都点燃
我必须目睹
血液奔波的方向

我请散利痛住进身体
我为心脏和肺打开窗
我特邀一些鲜艳灿烂的动词
帮我捂住伤口

我在等,等雄鸡打鸣
等咣地一声天亮
等第一记黎明
给我的病痛响亮的耳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曹姐

□何新

霜降过后,病房外的红树叶在秋风中漫天飞舞,贴梗海棠冒出了嫩芽,新的生命开始孕育,萧瑟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天吃过早餐,曹姐照常陪我散步。医院小径上绿油油的桂花树,散发出袅袅的余香。一路上曹姐话不多,我主动与她聊起家长里短,她一一作答。曹姐来自四川南充,住在乡下,男人是建筑工,说到这,曹姐很无奈,现在丈夫活路少,没事就在家刨地。屋里有老父老母,加上两个孩子上学,开支大,生活很清苦,自己到重庆来打工,没有文化,只能做些简单工作,干陪护已经10多年了……

相处中,得知曹姐就在医院附近住宿,与别人合租一间房子。曹姐说,出租房中多数人都在这家医院打工,男的做保安,女的当陪护。出租房很陈旧,地势逼仄,厨房共用,老鼠、蟑螂横行,房客常常为水电气及清洁卫生方面的问题发生摩擦。我劝曹姐遇事想开

点,出门在外,身不由己。曹姐很节俭,中午回去做饭,然后将晚饭带到医院来,用微波炉打热,就是一餐。24小时值守,曹姐晚上也不回家,整宿睡在我侧边沙发床上。

一天看曹姐吃晚餐,碗里就几块萝卜下饭。曹姐说,买一个萝卜,可以吃两顿,生活划算。听了她满不在乎的话,我无以回答。这件事,我讲给老婆听。第二天晚上,老婆在餐车上买了一份肉片汤,专门送给曹姐,表达我们一点心意。如今,陪护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群体——陪护老人,照看孩子;陪人聊天、下棋、散步……在医院的这些日子,曹姐做我的陪护,感觉她很不容易,家里年迈的父母需要她,上学的孩子需要她,打工的丈夫需要她,甚至荒芜的田地、遍野的鸡鸭都离不开她,然而曹姐却把青春与年华,献给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海埂大坝的琴声

□李显福

内海犹如波澜不兴的湛蓝色硕大镜面,偶有三两只落单的海鸥掠过,根本无视大坝栏杆内侧一顺溜站着的人们努力伸出的面包屑。外海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艘艘小型游船,犁出一条条在阳光下耀眼的白练。海鸥正围着翻飞,船上的人们在欢呼。大坝上的游客却被冷落了,我们的面包算是白带了!

去看聂耳雕像吧,可雕像在哪里?远远地,左边大坝上,密集人头中耸起一个摄影机似的物体,那儿可能就是雕像所在地,于是我们在人群中朝那儿艰难挪步。还没走拢,就见那“机架”上有三四个男女,攀抓着什么东西。他们的上面,是一个在阳光下泛着古铜色光芒的头像,左手握着的提琴搁在左肩上,左手臂被一个背果绿色双肩包的女人紧紧抓着;雕像后背,是一个身着咖啡色上衣的人;一个男孩抓着那根古铜色的琴弓,另一个男孩抱着雕像的右手……这就是聂耳雕像!

我们挤过去,绕到雕像后面。那个穿咖啡色上衣的男人,站在雕像基座上,手里拿着相机。大家似乎见惯不惊,还有人挤着要爬上去。果然,一个约30岁的男子也爬上去,还

把一个小男孩拉了上去。

妻子见状说:“小伙子,你就是这样言传身教孩子的吗?”我也提高音量:“兄弟,这是著名音乐家聂耳的雕像哟!这是供大家参观的城市公共艺术品。”妻子转脸看了看周围的游客:“你们都挤在上面,大家怎么看雕像?”

见我们在招呼,雕像上面的人纷纷下来,钻进人丛中。唯有那个摄影师和身后的红衣女子不理睬。我来到雕像下面,仰脸直视他,说:“摄影师,你在拍美的照片,你觉得你的行为美吗?”红衣女子小声嘀咕道:“还是下去吧。”边说边朝基座下面滑。摄影师面带不快,也悻悻地下来了。

四围一片寂静。蓝湛湛的天空无一丝云彩,艳丽的太阳温暖着滇池,初春的风轻轻地流淌。聂耳雕像突然在人堆中显露,屹立:巍然屹立的聂耳,左手托着小提琴,右手拿着弓,面对无数游人,仿佛正演奏出那震撼人心的磅礴之音:“起来……”

那一刻,大坝的琴声和外海的海鸥声,交汇成了沁人心脾的乐章,回旋在明丽的天空。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住院期间,我的陪护是一位女性,姓曹,我叫她曹姐。

曹姐第一天来做我的陪护,秋后的天气还闷热。她穿黑色短袖衬衣,扎着马尾辫,一副瘦小的身材和一张黝黑的脸,加上岁月的风霜雕刻的一双摩挲粗粝的手,这种印象,是她一早一晚对我的陪护中感受到的。

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陪护。我不知道曹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姓曹,就一直称呼她曹姐。从相貌上看,曹姐不到50岁年龄,论岁数,应该算晚辈,但医院的陪护都是这种称呼,约定俗成,喊着亲热。

手术过后24小时,医生要求我下地行走。曹姐使劲将我扶起,给我穿衣戴帽,然后由坐到站,再起步向前。术后下床,我犹如一只漂流的小船,摇摇晃晃,怎么也把握不住前行的方向。每迈出一小步,都靠曹姐瘦弱的躯体搀扶前进。曹姐不断地鼓励我:“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二步三步行走就会慢慢恢复如初,成为一个正常人。”

大年初二早上,吃过早饭,带上投喂海鸥的面包,坐上网约车,直奔海埂大坝。

来昆明前,和妻子就决定,抽时间去海埂大坝看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多次去昆明采访、开会,去过海埂公园。海埂是一条横亘于滇池的长堤,将滇池一分为二,景致独特。

一路人流、车流,堵得心里发慌。登上海埂大坝,好家伙!长而宽的大坝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黑压压人头。望向天空,偶有一两只海鸥在翻飞,哪有网上说的那么多?哪有飞来手上啄食的海鸥?我们左转转,终于站到大坝栏杆边。

